

《你們的文明、我們的斷代》（詩集名暫定）
自選五首

一、〈神話的遺跡——寫給曲冰遺址〉

有光在林間奔竄
你弓起身子，紅檜的靈森然凝視著你
風向和緩、雲在空中書寫尚未被定義的文字
不遠處的山羌踩進光的陷阱，氣息暴露了死亡
繃緊的肌肉找到一條通道
手中石矛劃過空氣的聲音像突然拔高的稜線
也像先祖的歌聲、祭祀時的篝火
晃動的影子使你瞬間想起了女兒的誕生
生命的消失與出現

（我沿著濁水溪步行，讓景色透過雙眼
映像成一張張底片
閃過的身影會是你們思念的殘響嗎？
樹林藏有千年前的心事，被年輪一圈圈纏緊
刻在葉脈上的都太過明顯
獵人真正的秘密仍隱藏於土裡，像沉沉冬眠
的幼年的蟬。故事都在冰山底下
等待發掘）

你縫補時光的裂縫，敲擊聲填塞歷史的寂寥
用一張豹皮擋住那時尚未被水泥遮掩的烈日
家仍是象形的表意文字，脫口於你摯愛的妻子後
它並未成型於任何可供流傳的媒介上
而是成為你安憩與擁抱的石板房屋
你的父親把它留給你，你也將以此傳承
給未來的幼獸
在一次次流轉中慢慢削去當年的繁盛

（這片肥沃的妹原與姐原、咆哮的濁水溪
你們如何稱呼呢？我好奇地猜想
時間埋葬的不只是遺址本身
關於生命存在的方式，如水般柔軟的語言
你們的髮色、溫暖的眼神和還來不及記下的故事

都在時間的見證下成為山的掌紋
印記了某段時間裡人類曾如此貼近自然)

耕耘本身就是件歷史，你們灑下文明的種子
讓萌芽的枝葉指引方向
蛇在遠方眨眼，青苔漫過河床
獸徑通向一個未知的明日，你們或許不曾想像過
而把自己封閉在一公尺長的石棺裡
拒絕伸展四肢，在懷裡窩藏整個春天的收穫
聽著風吹熄最後一顆星星才入睡
又或者你們便是神話本身
是流轉於各個民族、各種時間軸上
化身成散播與掠奪的矮黑人
只是選擇了這片豐饒的綠色海洋作為終點
又用風化的遺骸憑空畫下一個永遠解不開的問號

(導遊說一切生命的痕跡都已化作塵土
你們遺留的僅是文明的片段——
破碎而殘缺的陶片、磨損難認的玉墜
考古學家是否真能據此繪出你們的面孔、血液及語調？
我隔著鐵絲網觀測荒蕪，寂靜的草原
使我想起冬日的海浪。黑暗已取代人類與獸群
成為這片遺址的主人)

在酒意裡，你們自林裡魚貫而出
展示身上的尾巴、傷痕與肌肉
隨即又被穿行的遊客撞成一片片殘影
(風吹過草堆，我聽見有蟲低語
友人提及矮黑人的傳說，我聽見一聲嘆息
想像中的你黝黑而堅硬，眼神足以削開璞玉
腳掌是大地的形狀，把四季倨傲地踩在足底)

而上帝的辭典終究沒有讓你們跨越的橋樑
眨眼間就翻過你們鏤刻已久的頁數
耆老口中的故事像是一艘又一艘獨木舟
從歷史的空隙載著你們，駛向文字的汪洋
航線就像你們的存在和外貌一樣
再無人能夠解答

註：曲冰遺址是台灣首次在高山地區挖掘到的史前時代遺址，遺址內留下的迷你石棺長度很短，有人認為是採蹲葬，也有人認為是傳說中的矮黑人遺址，但所有遺骸皆已風化無從考證。考古發掘後已回填覆土，目前地面上看不見任何遺址痕跡。

二、〈等你翻過硝煙的稜線回來—致鹿野忠雄〉

你翻閱群山的方志，為每個斷崖標下逗點
水鹿的腳印裡盈有月光，你小心地穿越
不驚動任何搖晃的砂礫、不打擾任何
仍在沈睡的神話。沿著稜線
布農族的青年帶你攀向一個沒有硝煙的世界
「Kano-san，再向前一些，越過雲霧及迷惘
就能看見這座島嶼的靈魂」

（我翻閱你的簡史，想像一陣暴雨打亂了命運
你眼中的蝴蝶彷彿畫筆，渲染了年少的夢想
手繪的天空、被雨洗淨的季節
畫面先於文字浮現，我是否掌握你理想構圖的焦距？
眼前這片箭竹可曾聽過你與布農青年炙熱的掌紋烙上岩石的瞬間？
踏過的泥土可曾有你眼神播下的種子？
懷著猜想，我踩著晨曦繼續前行
向你更近一些）

碎石吞噬沿途的風景，你跨過盛放的台灣百合
花瓣上留有昨夜的夢境，隨著露水滴落
能聽見蝴蝶正耳語著天氣的變幻
亂雲滾落，風切開文明的邊境，磨鈍思緒
雨水即將示威，顯出它清澈的獠牙
在陰翳裡布農青年握緊心跳，傾聽祖靈的足跡
前方主峰的身影仍如戰火壓迫你
記得抓緊每片疼痛的峭壁，記得踩實堅毅的眼神
記得島嶼曾經的晴朗
記得每一段從族語邊境流轉至你筆下的詩句

（苔蘚依舊流動在行者的腳下，水鹿們不再熱情

文明比山神更需要畏懼。我想起你曾形容雲霧裡的牝鹿
像個純潔的詩人，但美好的事物總被濫捕
如今隱居的牠們你可曾巧遇，可曾在南洋的泥濘裡
撞見昔日的你魁武的影子？
我在齒間咀嚼布農人對你的敬稱，Kano-san
時代一如語言的更迭，發音卻不如政權變換繁複
唯有荖濃溪平緩的歌聲淙淙流經）

群鳥遮住了山頭，埋伏已久的薄霧四起
天色漸漸陰沈，玉山圓柏縮起身子躲避盤旋的烏雲
你聽見戰機從故鄉起飛，閃著火焰的光澤
奔向黃昏。因此你急於攤開筆記，讓山脈安穩躺下
收攏每隻倨傲的甲蟲、慵懶的花朵、過動的鼯鼠
讓他們在你文句之間棲息，在句點裡完整自己
並且你編纂耆老的口音，用一雙巧手
編織獸徑與獵徑，摘下獵人掛在樹梢仍未風乾的傳說
與時間賽跑，你背著相機，剪下樹林及葉影
追逐蝴蝶翅膀裡的祕密，撈起長老皺紋中鏤刻的笑意
你把憂慮寄放在新高下駐在所，輕裝邁向頂峰
但黑暗正在背後追逐

（我掀開排雲山莊的凌晨，只見木質的月光斑駁剝落
猜測你前行的方向，燈光裡霧氣繚繞，像張陳舊的地圖
暗號與代碼以布農族語混雜日語拼音，我悄悄拜託紅檜解碼
翻譯出你沙啞的嗓音，對我傾訴山岳粗獷而幽暗的色澤
在書頁指引黎明的軌跡。摸索著幻影的橋墩
時而感受到嘆息滑落谷底的回音，時而聽見你
隨著布農歌謠的和聲低吟，你仍記得這塊土地的觸感嗎？
山林以沈靜踏實的緩坡回應我）

那裡便是玉山峰頂了，我沿著你的視線
看見綠色的浪隨風向吐息，透過光影的推演，你問
「人類可曾真正觸摸島嶼的靈魂？」
冰川行走過的地方此刻都盛放著，傷痕已化做居所
時光凝聚成一顆永恆的淚
折射的藍圖不曾被戰火玷污，沒有塵土
抹去它瞳孔中最純潔的嚮往（想必你也曾透過倒映的雲海
穿入通往過去的甬道，研究每道歲月的皺折）

歷史終究會在記憶裡沈澱為安靜的沈積岩
當島嶼褪去疤痕，當哭聲漸次停歇
彩虹將自蝴蝶的舞蹈裡緩緩展開，你以險峻的額承接雨水
知識悄然萌芽，轉眼就能替你遮蔽南洋的烈日
玉山頂峰的雪反射著亞熱帶溫柔的陽光，像一座燈塔
有大理石的質地，在你用汗水寫下的航道中
豎立座標，指引一條不會褪色的歸途
值得你以所有的愛撫觸
這塊永恆多變而質樸的土地

註：鹿野忠雄（1906-1945）是日治時期台灣重要的昆蟲學、文化人類學、地理學者，多次登頂玉山及全台其餘山脈進行探查，對台灣地理及人文研究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後來二戰時失蹤於南洋的他被稱為「忘記回來的博物學者」。當時的新高下駐在所即為今日的排雲山莊，為登頂之前最後住宿地。

三、〈亮島的掌紋〉

— 為參觀南島語族祖先亮島人的遺址而寫

輕輕攤平島嶼的手掌
沿一條血管般蜿蜒的小徑前行
我能想像這裡仍有著茂密的森林
在那時，浪聲是島嶼的蟬鳴
雲朵是抽象而泛黃的壁畫
你們耕耘海洋，為每個晝夜
刻下無法辨明的足跡

我彷彿能在遺跡與貝塚的氣息裡
聽見你們夜晚的夢囈
而當日光如浪花般打上岸邊時
你們都在忙些什麼呢？
用草葉縫補漏水的年華、還是急於撒網
打撈逝去的祖靈？
（不用再為此而匆忙了，你們已成為
這塊島嶼歷史邊境上永恆的祖靈了）

前方領路的阿兵哥正在講解這條路上

有幾個完成或發掘中的遺址
我卻還留在史前的陽光裡，聽你們告訴我
如何解譯這片海洋的心情
如何風乾滄桑的疤痕與結痂的鹽份
（在你們嶙峋的遺骨上
仍可看見魚群躍動的鱗片向我湧來）

留在你們眼中的，這世界最後的模樣會是如何呢？
你們怎樣稱呼這片砂粒與草皮
那些巨大如龍般的蜈蚣是不是已橫行千年
從沉默裡，我只能猜測你們終於在蔚藍的飄泊中
尋覓到一個安穩棲息的密境
卸下肩上的星辰與黑夜，沉沉地
如初生般躺在島嶼的手心
成為亮島的掌紋

四、〈生命的方式－記店子窩遺址的消亡〉

許多年後，島嶼上會有新的文明誕生
我想像末日景象，荒蕪蔓過高速公路龜裂的水泥
植物重新奪回領土，被遺棄的高樓、幾個螺絲
幾片不再潔淨的玻璃……會是未來的學者所需釐清的斷代？
正如埋在泥土裡的農具、陶器及你們沉默的語言
我細心撫平時間的皺折，攤開地圖
繪製你們風化的記憶

石斧劈開連綿的烏雲，雨季熾烈如兇悍的浪
你們想必已學會編織季節、觀測海洋
魚群躍出海面的弧線會是你們信仰的方向嗎？
繩子今已還給大地，僅留下磨損的網墜
那斑駁猶如日光烙在臉上的堅毅
是能駕馭浪潮的象徵

歷史被粗繩捕捉，壓成陶器綿延不絕的紋路
儘管無法破譯，仍讀得出每次豐收與生命誕生的喜悅
你們如何稱呼這塊島嶼？以怎樣的音節
多麼美麗倨傲的符號？

對於這塊將要長眠的美麗平原，你們映在眼裡的顏色
會是遼闊、沒有污染的清澈嗎？

我走過被工程包圍的遺址，石頭上的青苔是遺留的線索
記載當時陽光的流向
枝桠是耆老茂盛的手杖，鹿群拓印著花紋
你們的草原遂在午後斑斕，成為一段從方志隱匿的記敘
但究竟如何認識你們？從貝殼殘存的傷痕
還是傳說裡那些隱晦的代稱及祖靈？
可觸及的僅剩生活的殘片，幾塊斑駁的玉片是否能代表
你們曾經活著，曾用血跡覆寫野獸奔騰的足跡
曾把眼淚混入旱季的饑荒裡、曾替死去的子女
呢喃無人記得的悼念

文明已漫出邊界，在水泥洪流裡
你們憂傷的耳語漸漸淡去，化為影子蝸居於城市角落
也許這種安靜較為貼近你們生命的方式
摘採星星，篆刻月亮，唱著難以解譯的節拍
我望見一片陶片自怪手跌落，沉默碎裂的瞬間
像是稻禾的開落、飽滿的果實漸次朽爛
成為黑白照片上的灰塵、考古史上的句號。
你們沿著潮汐前往無人打擾的祕境
那裏始終晴朗，在聚落輪替文明荒蕪的時候
依稀能聽見歌謠自雲層撒落

註：註：店子窩遺址是苗栗進行西濱快速公路環評時發現。出土陶片、石斧、網墜等器具，可窺見當時的文明已有漁獲農耕等技術。出土時各界注目，隨著時間過去，文物卻缺乏妥善保存條件，甚至損毀，幾乎無人記得。

五、〈迷航的守護神——悼侯武忠醫師〉

——曾榮獲醫療奉獻獎，有白沙守護神之稱，為了離島匱乏的醫療資源，自費購買兩艘以父母命名的船隻，於 2017 年因胰臟癌逝世。

出航首日，你伸手撥開雲層
聽日光濺在甲板的聲響便能診斷
今天氣候健康、海象沒有症狀
多日連綿的哀愁已然痊癒

船就要離港了，你仔細確認儀表板
雙手握緊一個潮溼且遼闊的夢
勾勒成海圖上斑斕的線條，距離越是遙遠
掌舵的指節越是堅定

你昂首跳入海潮，攤開手掌
便是飛魚展翅拍打波光的模樣
展開澎湖的星圖，一路與鳥嶼、吉貝嶼的魚群打招呼
聆聽大倉嶼跟員貝嶼沉著的呼吸
七美、望安還未進入視線，你已備妥處方箋
用玄武岩替換疼痛的關節，摘顆仙人掌果
消去整個夏日焦慮的火氣
聽診器潛進水面，聆聽珊瑚心跳
白沙的海裝滿了清晨的夢
洗淨昨晚遺留的病灶及不安

你從村長的廣播裡跳出
揮手趕去黑夜咳嗽的低沈聲響
把自己一片片剝下，與霧色和成藥膏替病患止血
用紗布包紮噩夢，縫補孩童被燈塔影子絆倒的傷口
一顆藥丸或許不夠紓解鬱結已久的憂傷
你會採下耆老的歷史，混合幾兩茶葉
煮出和緩的午後時光調養心靈
日子是洋流，持續將思念的瓶中信送向遠方

當年你獨立開墾的航線，如今仍有海豚逡巡
但兩艘船隻已擱淺在寂寞裡太久，視線爬滿籐壺
他們停泊在你尚未風乾的夢境裡
誰能梳開患者們沙啞的啜泣呢？誰能仰望夜色
拓寫你遺落在礁岩的溫柔呢？
烏雲始終沒有遠離，悲傷牽引巨浪
孩童們依舊暴露在病變的暴風圈
你曾親手築起的堤防日漸傾頹，燈塔
被匱乏的預算報表掩去光芒
耆老喝著被淡忘的滋味，隨即像記憶裡的傳說
或一片孱弱得難以久候的影子
消逝在官員桌上的數據裡

霧氣截斷所有航道，珊瑚隔著潛水鏡
悼念自己將至的忌日
如今仍在四處探訪的僅有候鳥
你的聲音墜入失修跳針的廣播裡頭
每個夜晚重複提醒村民
潮水日漸吞噬不再健壯的海岸
如疾病以複雜難解學名
覆寫記憶中那艘船隻的名字
在本島與離島、本紀與方志的縫隙裡
守護神望不見燈塔。在擁擠的轉診班機裡
希望仍在迷航……